



## 散文家小思

● 陸士清

在香港眾多散文作家中，小思是別具一格的。她原名盧瑋鑾，小思是她的筆名。見過小思的人都覺得她的確「小」。她的學生夏婉芳這樣寫她：「她個子短小，鼻樑上架着一副不相稱的眼鏡，頭髮剪得短短的」。而讀過她散文作品的人，又都覺得小思名字中的「思」字，用得真是再恰當不過的了。因為她的作品，包括貌似閑逸的寫景之作，也都具有思理。她寫螳螂的被困弄，揭示出了螳螂用臂擋車以外的悲劇；她聽《流浪者之歌》中的擺渡人說故事，從中演繹出了人必須善於聆聽的真理；她從一個學生患病後仍想念着自己的工作，仍不忘幫助別人的精神中，領悟出了真正的勇敢。她從「撲火燈蛾」的悲劇中，衍生出萬物必須進化的真理；她也從悅目的盆栽中看到了既不知也無力爭取自由生存狀態的恐怖……無論是自然的或者是社會的現象，經過小思的觀照和思考，都能溢出感人肺腑而清人心志的理趣。

小思散文理趣的核心，是從對生命的關懷而涉及人生與社會。如說蟬：「它爲了生命的延續，必須好好活着，哪管是九十年，九十天？」如說蛾，蛾若要不投火自焚，就「必須學習選擇，分清楚該朝哪種光。」又如寫「鷄仔蛋」之犧牲，「孤雛」之當實驗，都觸及到了科學、生命與社會問題。小思不僅觀事悟理，也述人悟道。這裏的道是「立身之道」。她師承名師，又往教於芸芸學生。「生」與「師」合一的身分，使她自覺傳承有責。而她的這類文章，重在自己的體悟而不是訓誨他人。如《勇者》，寫的

是見人而自省；《戰鬥格》道的是自己的心志：「怎樣先自己做好，怎樣弄清楚正確目標，怎樣堅持下去，這正是『戰鬥格』的重要課題」。

小思散文的理趣，不是說教得來的，而是在生動的敘述和感性形象的描繪中顯示出來的。比如那篇人見人讚的散文——《不追憶那早晨，推窗初見雪……》描寫京都的櫻花從盛開到凋零的瞬息變化，從而得之人易老的感悟。「只算認真地暖過一天，櫻花在一夜之間，便開了七八分」，「遠望似一層微紅的輕霧，罩在山間人叢」。它開得如此突然，叫人沒法不想到會凋落得快！「在花開的第四天晚上，一陣不經意的夜來風雨」，即令它殘花滿地了。小思這裏所描寫的櫻花由「一大片一大片的朦朧」，到凋殘滿地的淒涼，是深具悲劇色彩的。花開花落，生命湧動，宛如江河運行，滾滾流去！流去的是時間的長鏈，標示的是宇宙的飛快推移。面對此情此景，即使再粗糙的心靈，也不能無動於衷，也不能不感悟到人生易老天難老！離開了季節不甚分明的香港，來到日本京都這個自然節奏鮮明的世界裏的小思，就分明感到，古人詩詞中的惜春傷春之意，並非與感無端，以致於感嘆自己「老得真快」！

理與情是相通的。有人說，理是情的精魂，情是理的彩練。這種比喻大體上是對的。小思的散文，不僅有思理，而且有情思。這方面表現最爲濃烈盡致的要算師生情誼了。《承教小記》三篇，是悼念老師唐君毅先生的，不做空泛的讚頌，而寫自己切身的感受，以自己的人生得到「拯救」來托出師恩。《石門灣的水依舊流着》、《小酒杯》則睹物思人，在親切中道出了對山河、人民、歷史和文化的愛，《龍的故事》、《若到江南趕上春》等等，都流溢着小思對祖國的幽思。對小思來說，也許生命和文化是合而爲一的。祖國的文化巨人如魯迅、巴金、許地山、梁漱溟、牟宗三、徐復觀等等，她無不懷着深深的敬意。

小思的散文寫得精緻，她總是在短小的篇幅中，將語言濃縮凝煉，將深厚的意蘊散入字裏行間。筆之所至，開合有度，濃淡得宜，讀之如品美好的詩篇。

小思原籍廣東番禺，生於香港，1964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，現爲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。